

中國黑幕大觀

政界之黑幕

◎雷震春四足褲

中

乾隆年間浙江巡撫王亶望以貪贓敗。奉旨籍沒家產。有所謂鴛鴦褲者。事聞高宗震怒。硃諭大臣宣淫法所不貸。遂論死。余在津寓時偶過成衣肆。見案上置一紈褲。其尺寸大異於常製。褲凡四足。殆卽仿王亶望舊式。而效尤者。詢係雷震春家所定作之件。噫昔之大官。宣淫無度。於穢褻物尙知什襲私藏。而不敢宣露。茲則竟敢公然列於五都之市。風氣敗壞。一至於此。良堪浩歎矣。

陵從此歸來後苦怨尋常一段香。

◎凌福彭批頰

國

幕

大

觀

(天一)

◎段□□之妾

段□□無賴小人人第知其

以重金購女伶楊□□獻諸載振一事殊不知其曾以愛

妾棠嬌爲奕効女且公然侍寢受創而歸尤屬無恥當時

有某名士戲賦一樹梨花壓海棠詩以譏之頗爲部下傳誦。曾記其警句云。一樹梨花壓海棠。海棠荏弱不勝狂蘭。



政一

政界之黑幕

凌福彭尹京兆時。詔事袁世凱。無所不至。尤諱其姓名。一日偶與同僚共讀邸鈔。誤呼其名。遽倉皇失色。自批其頰。無數人多笑之。與宋人說部所載薛肇明事絕相類。按薛肇明謹事蔡元長。至戒家人避其名。宣和末。有朝士新買一婢。頗熟事。因會客。命出侑尊。語及京字。婢遽請罰酒。一座駭愕。婢具述在薛太尉家。每見與賓客會飲。有犯京字者。必舉罰。平日家人輩誤犯。必加叱詈。太尉脫或自犯。則自批其頰以示戒云。

◎楊士驤唱戲

楊士驤。泗洲人。翰林起家。本李鴻章幕客。後得袁世凱奧援。由道員歷保至山東巡撫。洎袁入樞府。遂調署直隸總督。尋實授。不修邊幅。居官惟以豪侈聞。性嗜音律。唱工專摹汪大頭派。抑揚頓挫。頗得其神味。雖在理公時。亦復曼聲徐引。嗚嗚不輶。嘗於送客後。客猶在堂檜下。忽舉步入內。竟不覺放喉大作倒板。人多傳爲笑談。其夫人極悍妬。故終身不敢置姬妾。病革時。自製輓聯云。平生喜讀游俠傳。到死不聞綺羅香。可以知其抑鬱矣。士驤身後。倅得卹典甚優。且得予謚文敬。津人有私輓一聯云。何以謂文曲文戲。文聲如裂金石。嗚呼曰。敬冰敬炭。敬用之若泥沙。蓋亦以紀實也。

◎梁女公子

某年上巳。某君偕友策蹇往游萬牲園。甫出西直門。輿馬喧闐。風沙全集。對面倏來一鉅車。小駟絕塵。其行甚速。繡幃中忽影落一小荷囊。某固趨捷。遽下鞍拾之。仍縱身控蹇。追及友蹤。迨聯袂入園後。探懷笑而示之。曰。此行無意得一香奩。物亦一趣事。洎開視了無他物。惟摺疊彩箋作方勝式。有無題詩一首。曰。

昨宵心事猝難降。小鹿心頭兀自撞。結婢無端尋破綻。啓衾道有臥痕。雙牋尾則題抱存。注意亞男走筆。八字鈐以葫蘆小印朱文曰梁粵秀印。殆閨中曖昧之作。歸寓後詢諸知者。謂亞男固梁口口女公子名。並勸某焚燬以絕其迹焉。

◎ 某參謀夫人(亞)

袁世凱時代參謀次長某君之夫人長身玉立好作西裝。貌雖不美而雅善修飾。交際社會中頗負盛名。嘗以維持某小學校事謁袁世凱。袁慨付三萬金京師相傳袁總統之倚畀某夫人非尋常所可幾及袁死某夫人又謹事黎總統。黎於某夫人雖不若袁



之密切然總統府中常見某夫人踪跡。蓋黎總統之東西兩上房太太非某夫人不歡矣。說者謂某參謀長之所以得占重要位置者。半出夫人之力云。

◎ 唐太太

唐太太者前國會議員唐口口之夫人也。黎氏就任總統後。唐以太太之力得近顯要。

唐太太能詔事總統府之東上房太太先求爲義女。東上房太太不允。唐太太乃跪抱其膝。強呼乾娘。東上房太太無可如何。始笑領之。自是唐太太日侍左右。獻殷勤。旋勸東上房太太率隊往殿西上房太太。東上房太太然之。御駕親征。西上房之陳設盡被搗毀。西上房太太手擋首飾匣逃至總統辦公室。首如

飛蓬淚痕界而在坐閣員及秘書官皆震駭失色云。

●某巨公寵妾

民國六年某督軍署大火焚燬紙幣百餘萬有人傳述起火原因謂某督軍有寵妾與衛兵營長某某私某月一號會值禮拜日軍餉備而未發姨太太乃約某營長乘間縱火盡捲餉銀而逃事後某督軍諱言如夫人死於火實則一對野鴛鴦已雙飛向北美洲去矣。

●洪述祖

洪述祖者著名劣幕也。曩年余啓沅升任湖南藩司留任上海道時會浙撫惲祖翼丁內艱朝議浙江省爲東南要區交涉孔棘一時苦不得其人遂命余往攝篆余適病莫能興遂挈洪往洪乃大肆其鬼蜮伎倆威權獨攬賄賂公行其私寓距撫署不遠門聯有杜門謝客借箸籌邊語閱者莫不咋舌候補道許貞幹與之狼狽爲奸人多側目許時適夤緣權臬司篆新任運司黃祖絡到浙後不飭赴新任使之升署臬司而以許調署運司迨秋審屆期屬縣例有公費復調署臬司飭黃到新任幾視司道大員互相調署爲兒戲蓋亦外省僅見事也。

●周馥

周馥以齷齪小吏居然崛起一時歷任南北洋大臣其際遇可謂僥倖極矣津人有以詩誚之者曰瞎子兼聾子南洋又北洋親家袁世凱恩憲李鴻章自昔鹽經歷於今省部堂問君何所恃還有慶親王讀之令人絕倒。

◎袁世凱之龍鱗

近代小說相傳曾文正爲巨鱉轉世。甚有故神其說。妄謂文正身患癬疾。歷久不瘥。牀第間所遺痂垢。如碎鱗然。其說至爲不經。不謂包藏禍心之巨蠹。神奸竟藉是以肆其詭計。證以余之所聞。始知篝火孤鳴。古今事誠無獨有偶。嘗聞畿北陸軍中人往往謂袁世凱爲金龍四大王轉世。有詢其何以知之者。則云袁宮保間日必入密室沐浴。浴後盆間必有鱗甲作黃金色。袁係河南人。因此知其爲金龍四大王幻身云云。後有知其底蘊者。始知袁之府役於破巨魚時所遺鱗蠶。必命送諸內室。以備藥餌之用。於是人始知其用意所在。

●張文襄自命馬猴

有幕遊武昌者。言楚督張之洞乖戾性成。馭下如束濕薪。嘗自詡爲靈物轉世。蓋隱以點蒼山猿應劫。投生人間。效隨園老人故事。以惑世也。語極不經。嘗有某令言及隨園蕩佚。有才無行。大遭呵斥。某令唯唯。不敢置辯。而退泊退後。恐得罪。往叩其私人張總兵彪。彪笑謂之曰。子誠不解事。宮保日昨讌會司道酒酣。曾語濮觀察子潼曰。前輩恆言袁子才係點蒼山猿轉世。何子貞亦然。憶余生時。先太夫人曾夢一大馬猴能作人言。曰。予洞庭湖君山舊主也。與君家有緣。特來相投。言訖。輒據太夫人腹上。作旋風舞。太夫人既駭且恚。寤而生余。此事殊涉怪異。濮乘醉對之曰。此所謂生有自來也。詞意間頗涉姍悔。宮保大不悅。子奈何復觸其怒也。某令懼甚。不數日竟名登白簡。其効辭有舉止輕浮。不知檢束字樣。蓋紀實也。

●選舉

(江湖遊子)

選政起自滿清諮議局資政院迄於袁皇帝之國民會議前後十餘年其間卑鄙齷齪怪誕離奇之事不足一足。僕就見聞所及隨時記錄藉充個人日記資料近見報端及書肆中披露種種黑幕而對於選舉之黑幕未有表暴特檢舊帙連綴成篇刊諸黑幕大觀以博諸君一笑。

僕編是篇有良心上之宣言代議制度余本絕端贊成故對於確能代表民意指導政府之代議士尊敬之崇拜之神聖事之不敢褻瀆其入吾黑幕範圍者都屬敗羣之馬害苗之莠茲舉運動當選之種種黑幕一一揭破選政前途庶有豸乎。

此事情形複雜言之費詞僕愧不文用列舉式條述於左以清眉目。

(甲) 聯絡選舉人方法

某黨某會之名詞民國成立始現於社會滿政府時代懸爲厲禁當日具議員熱者都有老爺頭銜聲勢素來顯赫一旦去其軒昂氣概現其柔佞顏色冀於投票匦中書赫赫大名多得幾紙其絞腦汁耗心血較諸埋頭矮屋中望金榜題名者運心更苦手續尤繁。

(一) 認義子 擇地方上身家殷實應有選舉權者賄託走家婆向其女主人親暱乘間進言僕稱某老爺流年不利星相家言須認一房義子可退晦迪吉汝家官官妓好偷允寄名老身願爲介紹吃一杯喜酒婦女輩久慕鴻名無不樂從聳動夫婿購禮物備燭麵攜子踵門認爲義父某老爺命太太小姐輩慇懃款待豐贈菓餌之資兩家情好如骨肉他日投票有期則此人之選舉票恭書義父大名矣。

(一) 設立臨時專名學堂。專名學堂者。專門教授練習書寫有議員熱者之名字也。當選舉數日前。臨時設立備一般選舉法上合於納稅資格而未識字者入之。擔任是項教員者都爲三種人物。

(1) 有議員熱者之僱租人員。

(2) 地方廟祝。

(3) 就近塾師。

學堂以內並無校具。並無課程表。其課本即有議員熱者之大紅名片。其授課時間。晚餐以後。其入學年齡。弱冠以上。其教員薪水。天秤一斤。其畢業獎品。八開四枚。故當選舉之前。黃昏時候。火光如豆之燈下。圍繞而或讀或寫者。到處皆是。斯即專名學堂校舍也。

(三) 贈條對。條對之作用。如商家廣告。最合鄉愚心理。蓋趨炎附勢爲吾民族之普通性。故村野庸夫。一旦得有赫赫巨公降格下交。贈以條對。如膺金泥花誥。必懸諸中堂。而贈者之大名。由此深印於腦經。他日投票。於是大書持書。非此三字不可。

至民國成立。其聯絡方法。更上一層。

(四) 附黨籍設支部。光復之初。聲勢最大。頭銜最耀者。首推黨員。苟胸懸黨章。手執黨證。一種驕人氣燄。較諸滿清時代領青衿題金榜者。有過之無不及。偷營謀得部長地位者。親友慕其榮。鄰里誇其勢。趨承奔走。惟恐或後。一般有議員熱者。於是掛名黨籍。組織支部。備具黨章黨證。委任專名學堂之教員。分赴四鄉。盛言種種權利。勸人入黨。已即自命爲支部長。其開宗明義之黨綱。即逢選舉。

投票時應票舉部長不得另選他人。

(乙) 選舉調查之內幕

爲博一議員頭銜。竭心思耗金錢。以與人聯絡。辛苦有如此。而選舉調查。凡有議員熱者。尤視爲成敗關鍵。重重黑幕。不可不爲揭露。

(一) 賄充事務所職員。選政舉行。各選舉區都設事務所。由監督派員若干。任審查各種職務。廁身其例者。聲氣既通。不難上下其手。故有議員熱者。宵行賄納。賄冀於所中占一席。

(二) 賄囑調查員。求票額之多。對於選民資格。不得不冒濫。而造冊之際。調查員實握特權。惟有設法賄通。於是牛溲馬勃。敗鼓之皮。盡得網羅其內。

(三) 製造選舉人。此言似譖。然每屆選舉。製造頗多其法。譬如一姓有選舉權者十數人。卽冒其姓氏。依其行輩。製造一二名。則榜示之際。人不覺察。投票之候。亦易混淆。

(四) 黑籍選民之調驗。調查既濫。其易受攻擊者。厥惟黑籍選民。一旦入所調驗。多財者賄通所役。以芙蓉膏熬成細泡。於飲水進膳時。乘機傳遞。吝財者用藥膏一張。以烟炮研屑。傾注其上。或粘於足掌。或粘於陰囊。更有異想天開。用清油紙包裹。塞於肛門之內。此選舉史上最有趣味之奇聞也。

(丙) 投票時怪象

歷次選舉。每屆投票日期。一般希望得議員頭銜者。聚精會神。忍勞耐苦。如臨敵備。戰其對於投票諸君。招致之殷懃。伺候之周到。雖旅社之接待旅客。未能望其項背。尤有資財雄厚者。不惜金錢委任運

動員如技術家包中頭彩包搖大會之類種種怪象。記者一枝秃筆恨未能描摹盡致。僅舉其大略於左。

(一) 設置招待所。當投票前擇投票所左右鄰近貨屋數椽。門前懸長方旗。一大書曰□□黨黨員投票招待所委任招待員立於旗下。效滬上小客棧之招客見人經過即招呼曰□□黨黨員招待所在此。□□黨黨員招待所在此。每屆選舉此種招待所恆有一二十處之多。

(二) 供給膳宿。投票人入此招待所有酒有肴以供飲食。如遠道來者更有床有被以供歇宿。倘投票人不願在所膳宿者可領取代價美其名曰代席或稱代麪。

(三) 預贈舟車費。選舉代議士固國民之權利而普通心理對於選舉都視為無足輕重。往往拋棄。於是又有議員熱者先期贈以舟車之費。憑其屆期赴所投票亦有雇定船隻分途延請者。

(四) 收買投票證。投票時期最可駭怪者莫若收買投票證一事。蓋投票之際憑證給票。腦經敏銳者卽收買此證。專派多人持證領票入所代投。輪流更迭無人覺察。

(五) 任用掮客。滬江一埠凡各種商業俱有掮客為交易場中媒介。豈知煌煌選政投票時期亦有營掮客生涯者。例如當選票額應在三百票以上而運動當選者預計祇有一百票左右乃任用掮客收買一百票許以票價若干。此項掮客一經他人任用自能設法搜求如數報命。

(丁) 運動縣市鄉議員之穢史

民國建設注重地方自治。縣市鄉議會次第成立。一般牛鬼蛇神都視議員頭銜較滿清時代秀士監

生尤爲鮮明榮耀。其運動當選更爲卑鄙。每當選舉之前。擇親戚朋友之有選舉權者。備魚肉果餌種種禮物。紛紛餽贈。並挨戶走訪。懇切請託。及屆投票時。率其子弟輩伺候於投票所左近。凡有一面相識者。卽拉之赴茶肆。入酒館。款以香茗。食以肉羹。帮忙照拂之聲。不絕於口。苟其人有猶豫狀態。卽深深作揖。連稱大德栽培。他日必圖厚報。倘其人慨然應允。則喜形於色。脣肩詔笑。雖妓女之對狎客。無此恭維。故當縣市鄉選舉議員之日。觀其種種舉動。無異赴劇場觀趣劇。鮮不爲之捧腹。而鄉黨自好者。覩此污穢狀態。每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

(戊) 運動省會國會議員之秘史

此種議員。論其職位。較縣市鄉爲崇。論其權利。較縣市鄉尤鉅。是以舊日官僚。新黨偉人。咸思掛此頭銜。爲擴張勢力。攫奪利權。張本其運動手段。括其大要。略有數端。

(一) 感情 凡屬初選當選者。大都希榮慕勢之士夫。最喜與聲名煊赫之人通聲氣。相交游。有議員熱者。或以世交年誼。與之結納。或以黨派關係。與之聯絡。此輩心理。亦視爲他日泰山之靠。深願承其意旨。供其奔走。如此感情既洽。囑其題名票上。鮮不諾諾連聲。

(二) 聲色 感情或不能吸動。再誘以聲色之好。大凡覆選地點。非交通商埠。卽繁盛都會。歌館舞臺。密如林立。舉一般握有選舉權者。往往懷他人之慨。大出風頭。而有議員熱者。欲結歡心。破其慳囊。爲之選聲徵色。故每屆選舉。歌舞之場。生涯頗盛。無不利市三倍。

(三) 金錢 具絕大魔力。足以啟動人心者。莫若金錢。况一般有選舉權者。當其初選之時。奔走乞憐。

費無限心思。始獲得覆選投票之權利。其視選舉票紙如營股票商業出入之間。須賺幾分餘利。而運動者之心理。譬如滿清時代。捐官職。請封典。苟得議員頭銜。不但鄰里戚鄰。仰其榮光。即藉此接近政界。混迹仕途。亦終南捷徑。且議員身分。無異滿清之御史臺。外而省吏。內而部長。稍拂吾意。即有彈劾質問之權。是以收買選舉票紙。每張價額。雖盈千累萬。絕不吝惜。第一屆國會選舉時。□□黨與□□黨運動費一項。僅□□一省。計有五十餘萬金之鉅。亦可駭矣。

(己) 國民代表之秘史

當籌安會發生後。帝制惡魔運動多人。紛呈變更國體。請願書於參政院。而梁士詒等又別樹一幟。組織全國請願聯合會於京師。將各省各機關之請願書。向參政院提出。而參政院以代行立法職權。送建議書於政府。請以國民會議為解決國體之機關。袁皇帝即發教令舉行。然依選舉程序。頗費時日。於是全國請願聯合會會長沈雲沛等續行請願於參政院。僉謂人民亟望國體解決。有朝不待夕之勢。參政院又建議政府。請以國民會議之初選人為基礎。選出國民代表。組織國民代表大會。解決國體問題。並附以通過之國民代表大會之組織法。袁皇帝即於翌日公布施行。自組織國民代表大會法案公布。迄於國民代表大會票數彙齊。前後僅兩閱月。其間重重黑幕。當時詭秘異常。今雖明日黃花。已成陳迹。泚筆書此。亦頗有趣味之故實也。

自國民會議經袁皇帝教令公布。限期舉行。各省依次組織籌備事務。所中各職員。都含帝制氣味。調查之際。凡平時言論傾向共和政體者。鮮得列冊。其所網羅者。都屬亡國大夫。或素稱勝朝遺老。選

舉人民之榜示。宛然滿清一卷縉紳錄。某也明經某也舉子。某也某縣知縣。某也某府知府。其尤形闊綽者。內有京曹外有司道銜名赫赫。張掛通衢。覩此榜文。逆料皇帝名詞無俟召集會議。已決其重行出現。而最難索解者。平日自命民黨偉人。革新鉅子。值袁皇帝召集國民會議。亦竭力營求。以題名榜上。爲榮甚。且因調查時。名落孫山。榜示後。開具滿清銜名。請求添入。一若此次不列調查之冊。日後難爲袁家臣僕者。嗚呼。人心如此。宜乎帝制餘孽。迄今未滅也。

國民會議調查纔竣。又奉令選舉國民代表。解決國體問題。維時初選監督。俱奉密電。假借選舉名義。實行指派手段。庶選出代表。悉屬贊成帝制之徒。當投票之前。由事務所職員示意選舉人。奉監督面諭。某某等有當選資格。屆期投票所門前。軍警武裝鵠立。寫票之處。初選監督自行監視。並以指定當選人之姓氏。揭示於旁。故來所投票者。無自由選擇之權。不過畫依樣葫蘆而已。

選舉既畢。獲得國民代表頭銜者。舉室歡騰。以爲贊成之票朝投君主之體。夕定皇恩浩蕩。他日論功行賞。無難與佐命元勳同受袁皇帝之恩眷。而鄰里戚鄰。竟有登門謁賀者。迨代表起程赴省投票。地方長官治筵餞行。一般勢利士夫。送程儀者有之。贈尖敬者有之。所謂代表者。居然坐四人肩輿。紛紛拜客。以誇其榮耀。抵省以後。省中大吏。迎諸客館。給以旅費。並派軍警守衛。俟各代表齊集。設席接風。宣布袁皇帝密旨。並謂君主政體最適於中國國情。此次變更。實爲救國第一良策。諸君老成遠謀。朝野瞻仰。應表同情。諒不至固執反對。自陷於亂黨嫌疑。此種論調。無非示人以贊成者爲老成。反對者爲亂黨之意。一般代表。本思攀龍鱗。附鳳翼。不憚千里而來。經此一席談話。如聞天命。莫不隨聲阿

附曰贊成君主政體及屆投票日期自代表旅館以達投票所軍隊警察負槍實彈排列道左彼赫赫將軍煌煌省長亦臨場監視每一人入所有二武士夾輔引至寫票處俟其書贊成二字畢復引至接待室款以酒食俟投票事畢將軍省長俱入接待室出示進呈袁皇帝早登大寶以慰民望之請願書各代表挨次署名然後派遣軍警佐以軍樂送回旅館斯時各代表眉飛色舞得意揚揚儼然有未去朝天子先來謁相公氣概。

(庚)當選議員者之趣史

選舉黑幕其奇怪詭秘情形既如上述茲更以當選議員者之趣史約略陳述以助諸君茶餘酒後之談資。

(一)議員之報條 民國三年余橐筆并州以事有南路之行經襄垣縣之□□村見一巨室門前粘大紅報條一紙大書曰貴府相公□□□公民選舉爲本縣議員特此捷報僕見之幾乎絕倒。

(二)議員之銜牌 汗省陝州某甲滿清上舍生也父曾爲晉省驛丞頗染官場習氣諮議局成立某甲運動得議員頭銜於是製銜牌一對題曰特選豫省諮議局議員分置大門左右以誇其榮。(三)議員之匾額 滿清季年資政院成立□省王某以納稅多額當選爲該院議員王某居然恭製匾額擇吉懸掛其親戚輩亦舉觴祝賀鼓樂喧填異常熱鬧民國成立恆受人訕笑始撤除云。

◎偵探一

徽人汪某向業商落魄無聊流落於上海歷日既久典質俱盡衣衫褴褛狀如乞丐一日傍晚汪某正在

小茶肆啜茗。雙眉緊繩。頻頻長嘆。對坐一男子。頭戴外國帽。身披大衣。口啞雪茄烟。翹其足而坐。聞汪某長歎。目視有頃。卽曰。足下何故鬱鬱不樂。相君之面絕非下等社會人物。何爲一寒至此。汪某乃歷舉其姓氏籍貫。及所以流落之故。以告。且謂窮困至此。別無生路。今而後唯有投黃浦死耳。男子笑曰。大丈夫。昂藏七尺。當磊磊落落幹一番事業。何至自尋短見。特患君不敢爲耳。如敢爲者。富貴可立致。汪某聞言。心動。亟請其說。男子低聲謂之曰。某乃民黨中人也。現在黨魁某氏。將於南京起事。軍隊已運動成熟。子肯入黨。祇須略盡奔走之力。將來民黨得志。某氏爲江蘇都督。我輩隸其麾下者。自然皆有官可做。有飯可吃。子如有意。當爲作介紹人。男子言未畢。汪某卽霍然起立。拱手而言。曰。先生如肯介紹。汪某感激不忘。男子笑曰。彼此既屬黨中人。何必客氣。於時鐘鳴已六下。男子言畢。卽向汪某告別。曰。今日爲時已晚。明日午後四時。爾可至寶昌路第四十號機關部中報名。入冊。某當在此守候也。臨行復於囊中出鈔幣十元。予之。曰。此。幾。者。爾。先。略。置。衣。服。如。此。禮。禮。不。可。以。見。黨。魁。也。汪。某。出。於。不。意。感。謝。者。再。翌。日。午。後。汪某如期而往。至則男子果已先在。遂爲之介紹。見黨魁。黨魁略問數言。卽曰。爾甫入黨。當爲黨中稍立功績。今有秘密信一函。命爾送往南京。爾其速行。汪某應曰。諾。黨魁乃以密函授汪某。並授以白郎林手槍一支。子彈十粒。曰。此防身物也。汪某懷之而出。夜漏三下。汪某乃驅車至滬寧車站。將以夜車赴金陵。甫入鐵柵門。突有人自電燈之下一躍而出。呼曰。止。汪某返身欲遁。其人以一手執其胸。一手出手槍擬之。曰。爾敢動否。巡警聞聲。亦趨而至。汪某不敢動。其人乃從事搜查。先於外衣中搜出徽章一方。上鐫數字。曰。中華暗殺黨黨員。又在褲袋中搜出手槍一支。滿實子彈。其人吃吃狂笑。回顧巡警。曰。何如。我早知。

今夕將有亂黨乘車也。內外衣一一搜查畢。其人厲聲問曰。尙有密函一封藏於何處。汪某大驚竊思。彼何以知有密函。正欲抵賴。其人已自夾衣領中取出。就電燈下閱之。詞曰。

某某同志大鑒。前遣黨員兩人至宵。當已接洽。某督軍擁護。僞政府甘心助逆。實爲東南大患。不去此。人我輩恐無成事之期。今特遣黨員某君前來。擬於某督軍閱兵之日。乘間行刺。某君熱心黨務。奮不顧身。到時請妥爲招待。不勝感激。

其人閱畢。卽以手指汪某曰。亂黨好大胆。隨以洋榜械其手。由巡警兩人左右夾護。解入警察局轉解護軍使署。護軍使以證據確鑿。罪不容死。遂援內亂罪執行鎗決。而所謂某黨魁者。遂向護軍使署領得賞金三千元。

◎偵探二

席某者。洞庭山人也。以買先令致富。一妻一妾。卜居於滬城之穿心街。席以房金甚昂。乃與妻妾居樓上。而將餘屋出賃於人。久之。無過而問者。遂於門下貼一召租廣告。越數日。果有人前來租賃。其人自言姓李。在某外國銀行服務。子然一身。朝出暮歸。並無妻室。亦無家用品。僅有舊鐵床一張。小皮箱一隻。及鋪陳行李而已。約一月餘。其人忽退租。謂有友人招往南洋辦理鑛務。至少非二三年不歸。席某信之。其人遂再三道謝而去。翌日午後。席某方與妻妾作葉子戲。忽有五六人叩門而入。手中各執白郎林機關鎗。聲勢洶洶。大呼主人何在。席某不知何事。驚駭不敢答。五六人遂一擁登樓。直入寢室。中翻箱倒篋。見貴重物。卽攫席某。疑爲盜。欲高聲呼喚。卽有一人。以手鎗擬之。曰。爾敢聲否。我等乃某機關之偵探也。聞爾。

家中有違禁之物特來履行職務席某遂不敢言任其搜查久之無所得五六人乃回至樓下忽於李某所居空屋中搜出圓形物一枚五六人同聲呼曰炸彈炸彈席某出於不意大驚失色良久始戰慄而言曰某實不知此物從何而來一形似隊長者厲聲喝曰無多言速捕往官裏去一人曰諾出手械其手牽之欲行席某一再哀求願以千金爲衆人壽衆不允其妻妾復出而固請增至三千金始肯席某罄所有現款以付之衆遂攜炸彈呼嘯去

◎眼線

無賴某湘人也辛亥光復曾投入敢死隊因此略識民黨中人物二次革命後袁政府痛惡民黨厲行搜捕某無賴遂隸入長江偵緝隊部下充作眼線任職既久迄無一獲某無賴大窘聞湘省爲黨人出產地且係桑梓之鄉相識者多於是潛行至長沙日在茶寮酒肆中留心察訪見有形跡可疑者輒追隨不舍時正湯薌銘督湘嫉民黨如仇偵騎密布而某無賴不知也一日忽於某茶肆中遇見一人遍體作東洋裝舉動詭異某無賴僞與親善其人自稱與黃克強同學癸丑二次革命曾充柏文蔚之參謀長今以緝捕稍弛甫由日本歸來云云某無賴大喜竊思此人乃真正亂黨若得其證據而逮捕之至少可得賞洋一千元因卽信口扯謊自稱爲孫文之之秘書新自南洋到此運動軍隊擬與某師長接洽乏人介紹先生旣與黃克強同學軍隊中定有相識之人其人應曰有此間自團長以上大都與兄弟有一面之緣先生於晚上七下鐘請在某酒肆中守候兄弟當爲之介紹一人也某無賴益喜略談數語卽匆匆告別自謂發財之機會已至急馳至警察署投刺請見警長謂有亂黨大頭目運動軍隊請派得力巡警前往協